處實堂集

處實堂後集卷之五

長洲張鳳翼伯起著

記

李氏思亭記

亭之爲言安定也爲都爲汾爲蕪蔓爲葋爲蘭爲況香爲浩然爲燕喜爲喜雨爲豐樂皆亭也亭各有名名各不同均之有取焉爾乃李文學之名亭獨以思者何夫思之于人不一也在農圃則思萬寶之成在商賈則思什一之利在仕宦則思得君在將帥則思克敵莫不爲思而惟思親爲切蓋親爲身之本而身爲親之遺心爲身之主而思爲

心之用故隨觸而發隨感而生自有莫知其然而然者詩言永言孝思又言悠悠我思禮言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嗜思其所樂皆是物也故存則有墅雲之慕没則有負米之悲皆觸于外動于中而天真之自發有如此又何疑于文學之以思名亭哉先是文學于己丑之秋喪母氏則嘗搆亭別業而設主以祀之矣後十五年喪厥考既畢襄事復迎主而合祀焉謁予而請記之夫人子之于親有廟祭矣又有墓祭矣而復為之亭固怙恃之如在音容之不泯而孝思之無已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則必以砥礪為搆櫨節棁之華以進修為輪奐堂構之美以綸綍為門

閭閥閱之重又豈止于一亭而已哉此則亭之所以重有望于文學者乃其二尊人之醇德懿行肩思偕隱則秉椽筆者已先後志其墓石縣侯謀野故不贅述亭在某里縱橫若干尺去家幾里而遥去墓道幾里而近要爲悉之俾文學之後人有思文學之思者亦將有徵于斯記

潘氏冥報記

潘百萬恩者以貲雄于吳生二子曰奎曰壁奎少有獸心計壁當中分其產度去當五十萬乃佯與其弟戲絕其吭而殺之奔告其家人家人哭奎亦哭人不知爲奎所殺也迨奎授室生男恩喜得孫召巫迎神卜其祥且爲請名神

附乩曰名壁衆愕然疑壁托生也恩以亡兒之名不應名其孫然奎則不敢逆神意遂名之曰碧而加之以城意蓋諱之也久之又生一子則曰金城乃爲碧城輸粟爲國子生及謁司成司成嫌其名不雅爲改碧曰璧人始知奎所生之兒卽所殺之弟矣久之聘衛懃女爲金城妻懃時已登鄉薦奎慮身後璧城有言則懃得以制之也奎性吝嗇而璧城則以俠烈自負慷慨然諾揮金不顧由是益惡璧城不分與一錢璧城則稱貸于有力家毋論子母錢雖劵十得五弗恤也有力家知璧城異日且大饒亦弗靳與之一日有劉姓收債者闌入潘氏門譁甚適奎自外醉飽歸

怨其人詈之爲所毆無何死辟城訟之官至開棺碎尸久不得瘞人知奎所殺之弟即所生之兒故以債契覊而殺其尸冥冥之中報應不誣矣奎既死貲多入金城及璧城與軟則黝庇之璧城不勝憤拳毆黝黝利所有且力不敵璧城遂佯忍之及成進士知力足以殺璧城乃百計羅織璧城而斃之獄方璧城爲獄卒所苦將死囑其家人我死必多置紙筆于棺中我將訟之及死其室人哭迎其尸并招其魂以歸不踰時而獄卒死人曰偶然耳不浹旬而黝毋死人曰老年亦宜耳不半歲而金城病召巫視之巫言大相公在此大相公璧城也衛氏爲設酒食祭之既列杯

盤俱墮地碎若不為享然動乃具冠帶坐其倩牀意欲厭之而金城口中云汝以我家財買進士反用嚇我耶我寧畏汝耶且不釋汝蓋璧城魂附之言也不久金城竟死已而勲及金城遺孤相繼死翁婿二家無噍類惟金城妻寡居而所富竟星散矣夫璧城輪迴而世在舊鬼則徵報于其兄在新鬼則徵報于其弟孰謂無鬼哉又如南濠馬甲為厲于楊氏事亦相類觀此而知彭生之于齊侯鼂錯之于袁盎魏其之于田蚡非好誣矣故筆之以續磨臨之冥報記今有被人手刃波及多命既得姓名而復以賄免乃寂然莫報若而鬼者豈未聞滑生之雄風馬氏之壯烈耶

抑有待耶何其宜報而又不報也吾惑焉

論

李斯論

予讀李斯傳而嘆息曰嗟乎斯固古昔之所稱智謀人也何其當事而愚至是哉方趙高之欲矯遺詔立胡亥時大權固斯所握也斯始而以高為亡國之言既而以安危屬臣不可負其所見非不確所持非不正也及高危之以禍餌之以利遂仰天垂淚歎息而聽從之恐後豈禍惕利昬而智謀一無可施哉曷不面從而出為之計也傳言偽詔之謀遣胡亥客致之然則斯為秦相獨無客乎當是時誠

能擇門下智勇之客密賚一書先致之扶蘇蒙恬言始皇已晏駕及高誅矯遺詔之意則奸計已破而偽詔之至必請面受死而恬以精兵萬人送之直抵咸陽斯為內應則縛高廢亥特反覆手耳何患不世世稱孤何患位不在恬上哉不爾則懷通侯印歸鄉里亦不失為陶朱公也行至明知其危社稷而復濟其悪我使當其時恬之說行而復請之則為斯者何以拒蘇何以成亥何以求安何以免禍耶始斯為上蔡布衣也見鼠食廁中近人犬驚恐後又見鼠食倉粟居大廡下無人犬之憂以為人之賢不肖在所自處不知縛趙高立扶蘇其事順其名正其所以食其報

說相與成其謀以覬世世稱孤得不為廁中之鼠乎傳言二世恐斯殺高則斯之勢力固足以殺高也當殺不殺及既蒙譏乃欺不道之君何足為計噫亦晚矣夫以斯之勢力豈獨殺高即并廢二世立子嬰亦無不可而乃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悲夫要之扶蘇立則李斯得以令終不至父子具五刑于咸陽市扶蘇立則秦不亡不至四海鼎沸阿房一炬也第秦之當亡天實宰之于斯也何尤

優孟論

予偶憶優孟學叔敖一事而三賢之夫以叔敖柄楚而憂子孫之貧則其廉素自守不封殖膏腴為後人計可知以

身後之計寄諸人則其門生故吏豈無可托而獨屬諸優孟其料事之審知人之明皆有匪夷所思者吾故于是乎賢叔敖然優賤事也優孟賤工也感叔敖之知而為之謀者巧而諷雖能肖之而令楚王直疑以為叔敖復生固其職業之精而托言于婦使王遂惻焉蓋淳于之諷齊觸龍之諷趙善不過是吾故于是乎賢孟然孟之所呈者技也王之所見者亦技也第令庸主遇之于此一顰一捧腹而已王乃喜叔敖之不死欲相優以寄其思則即其懷賢于身後益可以驗其好賢于生前其于停婚仆碑者遠矣吾故于是乎賢楚王然非優孟則無以見叔敖幾先之哲

亦無以見楚王賢賢之誠若孟者固不可以優而優之也
而今也或是之亡矣夫優之一事亦甚微鄙且不如古而
况其他哉悲夫

鴻鵠歌論

嘗讀鴻鵠之歌而知高帝非夫也夫帝以無聊而悲歌慷
慨不過爲戚夫人趙王計耳不知身後可必周昌能禦呂
氏之手足乎彼能爲戚趙禍者不過呂氏一人耳太子固
非害戚趙者也而何汲汲于儲位之易乎當時爲帝計不
過除一呂氏足矣贈繳之施不施于所當施之地而欲施
于所不必施之人何哉方項王之俎上太公也帝特以分

羨吞之若秦越人之視肥瘠然則帝未常無忍心矣惟妻子可以行志能忍于父以爲爲天下者不顧家獨不能忍於其妻耶霍顯之謀許后也特用一女醫衍耳權臣之家且能以計毒正位之后豈天子之威獨不能討除失行之后哉審食其之事豈待淮南而後知先此宜亦帝所知矣時嘗明詔賜審食其死則后卬罪之所坐后雖死亦當泯目而帝之于后亦不爲負矣帝之不及此豈以呂氏同起微賤恐大臣不服耶不知大臣之不服在易儲耳后死即分封趙王使其母子適國以明非廢嫡立庶之意呂氏以罪而死于內戚氏從子而出于外然後即以王陵周昌羽

翼太子而令平勃輩佐之則漢之社稷固太山而四維之矣何乃出周昌進趙堯斬樊噲紛紛擾擾至於悲歌歎息而不能斷哉武帝之將立昭帝也先賜其母死爲身後計也能斷于武帝者不能斷于高帝吾故曰帝非夫也然則子房之智何爲計不出此蓋子房之功不在韓彭下而韓彭之死皆呂后成之使此機少露則禍不旋踵矣況子房本爲韓非爲漢也安能紓此謀以昔明哲之訓哉即四皓之事亦權爲之計以塞責耳且以逆料帝之必不能行此也故曰帝非夫也

郭義士還金傳

語云衣食足而知禮節信斯言也如衣食之不足禮義之無恣尤難此郭義士之還金爲足紀云

郭義士紹芳字榮叟晉之澤州人也少孤毋田氏窘于治生娶申氏宜有耳餘之昕而惟以荊布至食貧自如也一日入城經田間見蹇驢逸入田間食禾義士懼傷農引而起之視驢背有橐橐中有金乃策而南踪跡其主不五里得崖下臥人義士繫驢迫而察之乃所識李五也亟搣之醒則瞪目久之放聲大慟曰吾死矣義士訊之曰我遣領

庫銀五百餘兩解邊甫出城爲餞者所醉不覺在此驢不知何之金與之俱亡矣此身可復望生耶義士笑曰無慮幸吾爲子策之來不然入盗手矣驗金數果符乃盡還之五請留百金以謝義士曰我如欲金不汝還矣且汝金官物也可令少哉五感泣且日挈妻孥踵門備述義士德于其隣里隣里相與竊笑之曰天與不取始窮骨也夫明年遂得太常公爲之子後追贈承德郎刑部　主事壽至七十有二諸孫彬彬而季以進士起家門方日昌大還金之報有如此至今人以義士稱之故不言封公云

野史氏曰楊伯起辭四知之金其後若秉若賜若彪世爲

名三公義之爲利亦大矣不獨徵于義士也輓近世有參竹符綰銅章橤橤若若始非不思厲精樹立一旦遇香餌則目眩心醉顛倒黑白視兩造爲奇貨以三木爲穫鋤何爲其然哉利令智昏也以若人而較之義士不可同年語矣義士無一命之寄而拾道傍五百之金宜若可以自潤者而思告歸于人即不欲利歸于已畢而還之金主若棄敝然人固嘲之天固鑒之也其有後也宜哉

張次公傳

次公初名椮更名茂倫字察甫父冢宰恭懿公瀚恭懿元妃陸次妃李是生公公生岐嶷稍長即以奇節自負方就

外傳歸而拾遺金欲俟其失金者還之蓋童稚之年則旣有嘗學揮鋤之風矣弱冠充博士弟子員旋廩于官方是時恭懿晉冢宰握銓衡而公以伯氏丞世賞攝家督其候門而干請者不一人而公杜門謝絕雖楊震之畏四知不是過也日惟蔬布自御無異寒素時有慕宋玉之在東家者公曰吾固魯男子知不可也迨遊成均則羸馬疲童亦猶李固之入太學而人不知其爲貴公子也若或以任子諷公公曰我自可致身靑雲之上而命不我與已爲啣我者托之乎引嫌報罷矣父何有于任子韋玄成劉愷何人哉當是時柄相以父喪謀奪情恭懿執義諍之遂以不合

致政歸公實賛之也恭懿自敭歷中外以至懸車公戢門戶戒臧獲以萬石之和而濟之以王凝之肅中外公私安之當時以立朝居鄉曲賢恭懿者皆曰非獨恭懿賢乃其子亦佳公子也陸夫人故莊而李夫人爲之貳性質直公虞其不能曲順而得其歡心也虞淑母之不相能而相尤也或萋菲生于肘腋而浸潤于朝夕也故委曲調停悉心力爲推此心也雖質諸鬼神可也槩公生平自就傳之初以至易簀之日可爲曾寧爲楊震爲魯男子爲章玄成爲劉愷爲李固爲萬石爲王凝者固人所難能而至于處父毋昆弟之間則又有甯武子之愚李鄴侯之知尤人所難

能者其積仁潔行宜膺助祐而身不沾一命壽不逾半百天之報施善人何哉語云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其殆公之謂矣公所著有四書翼參同契發揮道德經陰符經心經諸解行于世及續成恭懿松窗夢語藏于家其家世及生死年月日志載焉不贅述

野史氏曰功名之際人所易眩以彼其才矧有家世何難于一第而必由正路寧舍捷徑屢蹶棘闈而弗恤若鼓湘靈之瑟而膠其柱人且揶揄之矣至家庭之間人所難處而獨能遇巷納牖逶迤周旋又豈膠固者所能哉

徐先生傳

海虞爲先賢闡教地而徐自南州一脈流寓累葉亦仍彬彬號爲多材乃若履方質行則先生稱焉先生諱一德字有之爲大司空猶子必聯席講藝名籍籍雁行並司空釋褐先生始遊膠庠益下帷精肄兼之麗澤無替伏臘及四試棘闈不一遇則歎曰豈遊道之未廣乎吾聞辟雍羅海內士獨不可廣見聞哉由是進而遊南雍自南雍復三試復不一遇曰豈鉛槧之業不可究乎將不可背城一決乎已矣已當知命之年矣斯志也後之人當必有成之者乃羣子弟而教之延師而立之社名下士多所造請其脫粟醑醪擊鮮炰羔之需一無所惜由是兒子聘以鴻鉅成進

士而仲子任亦以弁校士廪于宮且將飛鳴矣由是徐氏
社約遂爲吳中矜式焉先生岐嶷夙成孝友天至承二尊
人能愛而恭撫諸弟以翕而順二尊人疾病藥必親嘗臥
不貼席不解襟帶及歿則擗踊骨立幾于毀滅凡喪葬之
費悉肩其繁而室中遺不問也思貽謀之不可替先烈之
不可泯欲于別業特建祠宇稽典禮設時祭且將晰宗法
以敦族俾幼有教長有婚喪有殯悉籍記之以樹成規而
陰堂延夢賓志未竟可哀也已其他扶人顛危濟人緩急
有更僕未易數者若王氏妹家五喪未舉則爲卜吉壤以
襄之周文學請田爲塋則剖膏腴以應之而辭其值殆澤

枯之派亟也人有以既脫地買售善價亦既以虐償歲賦爲累矣迨田主沒而詐諼子仍以不敷構諸理先生曰世非胥庭人乖敎歟宜有是哉雖理有可伸而巽爲羅辭餽其谿壑而已隣有以址之容邇者高其值以求售先償數金計必就之先生曰吾以狥隣友意奚以址爲還其券而謝之雖馮諼之市義何以尚此友人有強仕未舉子者先生佐之委衡竟得馨兒蓋雖馮湯爲桓榮計弗是過矣又若慨不辜之三木而寬彤響之盜念宗家之株連而解佃傭之紛則皆人情之所難者太史公曰君子富好行其德其先生之謂哉先生晚既蟬蛻職藝肆志泉石一草一木

多以寓意闢東湖有趙文敏所題沁雪石則以厚貲購之而一時名流爭為品題平泉之花石可媲美矣其與人交必取同志好尚或殊富貴不求合情趣苟同貧賤不易意人謂為今之劉陶焉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雖仲長統之樂志可無多讓也邑大夫以鄉飲大賓邀先生先生遜召二子曰若為我辭我不敢以涼德為俎豆羞大夫竟其慊于百拜不復強而先生則尊而先矣前觀風使者甘公臨琴川將進耆碩問民疾苦邑中首推先生先生具不疑之衣冠進任棠之薤水甘公方意其不凡夷考所試庠生第一人遣先生仲子任乃

歎曰趨庭義方有自哉里中子夢神告以先生家將有火災俾爲之防明日以告先生未之信也第以戒家人耳無何火果然而隨撲滅人以爲叻祐云若其生年卒月祖烈孫枝備載狀志不贅述

野史氏曰始予負笈遊南雍傾蓋多士見先生恂恂醇篤意一寒素士也及問其家則素封考其門則鼎貴噫昔張綱雖公子而厲布衣之節李固游太學而人不知其爲三公之子先生殆其人哉夫祁傒謝安皆不蔪內舉有子弟若此而司空未聞㖷一牘薦之豈限于制耶抑先生自負其才安于命而不屑攀緣也語云不于其身則于其子孫

斯言殆有徵也夫

孝廉蔣先生傳

先生諱國器字用卿別號成吾以自箴也自邢茅胙蔣爲周公之胤其冑實遷至宋春官侍郎堂守吳始占籍長洲世多顯者數傳而至近江翁是生先生先生生而穎異十三簪筆成篇二十受易于馮汝金汝金以經明登高弟子數十人時大都授未嘗不推先生爲高第弟子出試遴雍野李公令長洲閱其卷灑酒賞歎遂得遴冠闔邑李公文學吏治爲海內所重一經品題聲價百倍矣當是時先生從兄少參公有子公鼎與先後遊膠庠聲名一時相翕里

中持羊酒賀兩家無何而同舉于鄉里中榮之復賀兩家
羊酒先生行愿愨敦本力穡雖敏于進修而亦以治生爲
先馭下寬厚以故童僕欣欣或呼之不應亦不大詰至問
家人生產則悉上世有以任俠名者先生曰緩急人之所
時有也濟人緩急亦人所浮慕也我則不能故有待之以
舉火者必待已所餘而濟其不足不必盡滿人意其視乞
隣傷惠以務悅人者殊科矣至遇鄉中災祲里有菜色則
未嘗不爲發倉蠲租焚券爲事二親孝喪葬禮與哀稱惟
力是視曰吾非虛地上以實地下也送死爲大事不敢苟
耳居嘗父事伯兄母事其姊兄歿爲兼理其家訓其二子

令成立曰猶吾子也故宗人才其二子謂其兄不必而因以知先生王成之功爲多晩得一子曰錫位愛不忘教然不爲通交遊殆與伏波之戒有符葬者至其長當爲授室則念親在淺土不敢以婚禮先既已葬親畢始爲之婚越月而先生病矣時公鼎先先生殁先生往經紀其喪尚無恙歸而病作遂不可爲蓋二君久困于禮闈人方以庭衡之策期之而一年之中相繼物故知者惜之方其易簣也囑其子以不朽託屬子時亦已聞之至是而其子以遺命來請其何容辭先是有陳遊擊者與予世交其病革也往省之則以志墓見托予既已諾之矣遊擊殁其子方以

襲爵事不遑叙其戰守事蹟示予遂令予食言于幽冥者三十年于玆今先生既以身後之事屬其子而其子又遵生前之命請于予予何容辭是爲之立傳

誥封少司馬楊公傳

少司馬楚泉楊公之壽考令終也開府公乞祿筆于名巨以光昭令德者不遺餘力矣乃復輕數千里椽對菲于野老豈以輿頌口碑足徵信乎敬爲作傳公諱時進字從之初爲武昌人遂祖天池徙居重慶之龍臺坊是爲重慶人世有隱德五傳而至公公少敏慧習舉子業已而棄去專事孝弟力田不復攻佔僤凡米鹽計悉肴之不令以家務

涸嚴君也又好行其德有以匱乏告者恥困不量力應之
其非意指干則咸以理遣爲之遜避且也性尤愛士每遇
青衿必加禮焉故岷江之北瀨水之南推樂善好義者指
不多屈公公尤篤于宗姻從兄晩貧不能具六禮爲子納
婦公傾囊赴之不使愆期繼母所生子女幼孤公三爲嫁
娶外祖歿兩舅俱幼門祚且岌岌矣公爲之長養畢其室
家咸使得所不特如王朗所謂用財以周急爲先而已庄
丁有與人鬬者忿而自盡其屬將坐之抵償鬬者懇奉數
金詰公請贖公慮其急而有他也權受之既而廉知其非
故于鬬乃笞其屬而還之金鬬者感泣而去王姓者以産

質于公貧不能贖公憐而爲之焚券鄉人高其義樹碣北鎮詳載豐柏亭中先是開府涖滇藩土舍木青以承襲故奉千金爲壽公慰而卻之里中以世德清廉標其閭有以也大都其刑家則嚴肅如王凝訓子弟則醇謹如萬石君御臧獲則必令如司馬相公之僕誰謂今無古人哉開府擢鎮粵西取道寧省公叩語之曰爾知我之生平贖生漁獵而不欲以口腹戕多命乎爾知我喜聞西方教而聽其慈悲之說乎爾今操生殺之柄慎毋作威福輕用軍法當知殺不辜寧失不經衛大將軍所謂不患無威而不敢擅專誅于境外其言可繹也緣是開府奉之兢兢務以德行

法薿公雖身不出戶庭而澤被西南半天矣訃聞之日傾
城士庶無論黃赤奔走塞途哭聲翻海不獨惜開府之不
可借而亦痛哲人之萎也　皇上推念潛德允禮曹之請
欽賜祭塟又以開府軍功加祭一壇寵光優渥矣子三人
長即開府丁丑進士今任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公所由累封云
野史氏曰夫人之處世積不厚則施不遠善積而慶旨孫
非有期而致也方公之棄去舉子業自以為終其身帬布
所謂乘欵段馬鴐下澤車鄉里稱善人而已何意年躋八
十身膺五封目見四世為舉世之所罕值海內之所豔慕

哉觀其心好命好之言發於易簀則知其處心安命豈真澤及後世也

都諫吳公傳

公諱之佳字公羨世爲長洲人吳自延陵至勝國時居竹墩者凡六十六傳號竹墩吳氏又五傳而爲贈君滔娶周是生公公生而岐嶷稍長卽嚮學篤學不倦所從師卽推爲高第弟子乙丑之歲予居內艱顧君懋中寓讀予園時郡牧赴文社値期頗遲有事詣予今日之文已托一門人代課兄爲我一閱可則送去不可寧爲藏拙文至予讀之如珠走盤水下峽也卽時送去明日顧至問予昨文可否

何不藏拙予笑曰不拙何藏殆青于藍豈惟弟不能及兄亦不及也明年督學使者至公始遊庠顧過予曰君知文哉罷代庖門人已入泮矣予曰未也第卜其爲甲第中人耳至己酉庚辰之歲果聯綦成進士予始信文之果可以知人如此而顧亦歎服予公既釋褐試宰襄陽襄陽爲楚衝劇縣號稱難治且歲比不登公下車起殍澤枯心力畢竭不辭戴星移民移粟擘劃周悉監司藩臬莫不許可以其法遍行合省全活者數萬人孰謂救荒無奇哉楚俗爲氣健訟而襄陽獄尤繁稍滯或至因緣爲奸公治之兩造具即立爲剖決鄉民累控入城聽理理畢而囊有餘粟故

一時有吳一升之謡言無佚久候也方是時政府行督責之術則弗從曰疲民不堪束濕也中貴囑青衿之選則弗從曰校士不應昧白也他如蕪水販之惡擒其魁而斃之杖下衙醫官之服嚴其罪而法之獄中尤爲人所稱快大都勤恤民隱不畏強禦寬猛惟宜剛柔相濟始一時令譽也壬午分校楚闈所取悉名下士一時號稱知人云先是有一璫謀得　御牌入楚藉以肆虐人重足立公計取其牌則璫不得肆則既斷之矣伺公入覲羅衆邀之道上將甘心焉幸一從隸垣呼號闕之錦衣救治得釋其不爲驟馬蹴踏者幾矣歷任以來憑臺薦疏凡十上及考績二

親存亡俱沐恩典丙戌詔徵郡邑賢吏公以銓衡第一拜兵科給事中戊子春奉　命册封往返饋餉一不受己丑轉刑科右旋奉　勑巡青旋視十庫庚寅轉戶科左辛卯陞刑科都其在瑣闥疏不一上首緣保定廣平閒若旱卽陳賑之惠偏謫之惠博既而論用人安民之要在責實論頻年南北穀貴而積穀之令當責成論安邊制虜大事不可惜小費論兵多孱不可用強不可使鹽法壅滯要害不守亟宜更新論廣恩恤慎糾審公平反重事權四事文多不載壬辰春與張都諫合疏請豫教　元儲忤　旨孟公養浩受廷杖而吾吳張棐二公及鍾李數公一時俱削籍

公在瑣闈凡七年疏三十五上皆國家要務鑿鑿石畫無隱忠後之纂名臣奏疏者必有採焉自是優游林泉者數年如一日莫能窺其際也辛丑以　東宮大典詔復戢聽用始公之削籍也喜得歸奉毋而不知失官爲戚迨其復戢也則慶大本之定而不知以官爲榮是失得皆勿恤而身不與也方是時人方以大用期公無何而病矣至乙巳之春而逝惜哉公純孝廉謹樂易溫良仁恕天植吏僕未易數及其宗支姻聯悉狀志中茲獨紀其大節故不贅

野史氏曰昔人有言仁者必有後以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其苗裔千餘年來至勝國居竹墩猶湮沒無聞似

厚蓄以大其發宜其餘烈發于都諫者當高官永年以光
令德乃年不踰中壽位止于夕郎豈所蓄者未盡發而尚
有俟耶吾觀象賢皆翩翩有縱聲昂霄氣然則竟未竟之
業者其在斯夫其在斯夫

禮部侍郎兼學士韓公傳

始公之令終也已薨　諭祭而碑誌則同鄉二相公爲之
是　聖君賢相之定論已足不朽公矣迨襄事畢公之仲
子逢禧復以立傳見委豈咸英之不足而亂以下里耶公
諱世能字存良其先鳳陽人元季避兵齊女門爲長洲人
祖永椿以公貴贈如其官父宗道初封編修後加贈亦如

其官予猶及見之其人長者是宜篤生公毋邢繼毋陸贈
封皆淑人公少予一歲與予同以弱冠授知督學馮公列
名庭行遊庠應試同筆硯者數年未嘗不相規也甲子之
秋予幸一得公爲遺珠惜劉貴者可知矣公歸而藏修山
中以爲背城計毋課得數文輒令童子持以示予予不揣
時指其瑕瑜公虛心聽受如石投水莫之逆也自是其文
日進作青錢技矣入秋果入彀歸而手其卷見示曰座主
批評如此殆與兄若合符予笑云宋人有言大兒乃能相
信如此似爲今日設也其明年遂成進士時以選讀中秘
書者三十人公爲館長同事群彥無不推服及授官編修

即與修　國史壬申賜一品服　詔諭朝鮮竟使事餽遺
一無所受橐中惟綱紙數幅供揮灑而已還充　經筵展
書官甲戌分校禮闈　一廟實錄成次第進官修撰侍講
賜幣錫宴尋理文官　誥勅修　大明會典戊寅冊封楚
藩明年在告壬午起家主順天鄉試癸未再分校禮闈前
後所拔多名下士尋充經筵講官甲申進諭德兼侍講乙
酉濟理武黃進國子祭酒諄諄以孝弟育諸生殆身教也
時思念封公年高不得歸養懇疏請得南少宗伯逐克迎
養未期而封公以懷鄉歸無何而訃至矣公一慟幾絕抵
家惟進薄糜自首作孺子啼緣是得怔忡症歷年始瘥庚

原缺

贊

何君像贊

此何先生像也童顏若酡蒼髯如戟露其眞則重門洞開局其戶則一塵不入登末黜之雲仍緜芬芳于祖德偕隱乃室其室家義方而威如終吉對酒儼客座之車公箴規爲友道之史魚遂禪而鴻儀于蓮社達生而蟬蛻于佔俾風月一航烟霞兩屐壺中握九轉之神丹膝下養雙飛之健翮五松之封三老之肅匪君其誰與適

文大夫像贊

童其顏皤其顛老之白楊之玄不絕俗而嬌矯匪游治而

翩翩緹騎則淇澳之琅玕簪筆則衡湘之雲烟試宰浦江而鳴琴考最佐鄴朝歌而懸車是先輝戟乎軒冕鴻冥乎林泉寸珠還于合浦尺璧種于藍田太史已徵其繩武國博應慰其象賢惟順性命而無累庶合形影而永年

諸南山像贊

南山之巖可以微壽南山之麓可以種荳杼軸則素封之箕裘縹緗則黄卷之啟祐昔也棣蕚之交輝今也芝蘭之竝茂其斯以爲西京好事儒者之後

顧長君像贊

長康苗裔學憲家督典則烟霞志則鴻鵠懸河其口經笥

其腹或詠風問月于言詩或刺羽引商于顧曲敷文如燦爛之綺開心若光明之燭是宜簪笏金門通籍玉局請以是爲爾祝

黃處士像贊

此處士黃翁像也其儀則肅其面則睟述祖則可與無愧隱市則其價不二偕伉儷則近于居廡之鴻趨奇羸則幾于屢中之賜興則寄于林泉居則卜諸闤闠慕卜式之助邊詒弘羊之心討亨猗頓之素封希仲長之樂志撫喬松而思其親攀蕤桂而啟其嗣候青鳥之傳書驗白犢之徵瑞几杖娛桑榆之景綸綍爲丘園之賁瞻茲像兮必其可

致

從弟來仲像贊

傳其神儼乎其眞知其人益乎其眷其孝友也繩武而得其慷慨也隨感而申仕不及五斗而業減其舊任不逮一考而績超其倫過鄭五而推歆後之雄逆舅倩而擬詼諧之賓問月則無嫌于竟夕酢花則不厭于浹旬豈淳于之驂乘抑定國之後身匪漆園之傲吏亦竹林之逸民

蕭都督季馨像贊

屏臣矯矯雄風赳赳白玉横腰黃金懸肘三寸丹忠重圍堅守略展風雲側含星斗鷹揚其先麟閣匪後景鐘勒銘

可大可久

孫五仲贊

世賈而儒彷彿乎子荆之徒以儒而俠依稀乎賓石之烈兄志爾同鴒原鼓和塤之風父宛爾雪肺石竭秦庭之血匪崑而璧不皺而珠其白嶽之珍與

張君像贊

亏正茁裔清河家世斗牛瞻于分野無侯乘槎萆鱸享于江鄉不煩客思愛客爲投轄之陳任俠作一諾之季臨財則好行其德課子則不惜其費追壺觴之若流嗟良明之云逝感滄海之陸陵幸象賢之有寄

畢君像贊

脩其眉豐其頤蔭竹林藉皐比卧游則山水在握坐隱則棋枰可携可以漱石枕流可以川觀巖居何必左手持蟹螯右手持酒杯然後為吏部之遺

陳季襄像贊

爾才則長爾氣則揚應卜鳳皇和鳴鏘鏘在木豫章將登明堂在玉琳琅是為珪璋肖貌者得肥瘠于丹青靚形者觀藴藉于驪黃斯可以知季襄

袁文學契如像贊

契如為大叅子出後學憲乃兩肖之予於二君昔嘗同筆

覷而學憲尤號稱莫逆今不見學憲而見其嗣君猶見學
憲焉是因其圖像而為之贊云
翩翩七尺昂昂千里既亢其宗亦濟其美可以泉石可以
青紫可以卧雪于洛陽可以泛月于牛渚將奮翮于鴻鵠
漸逵跡于羊豕在大祭則以象賢而讓賢在學憲則雖無
子而有子

孫真人像贊

軒岐之術長桑之道飲上池之水嘗靈山之草療虎疾而
著功入龍宮而獲寶其斯以為孫君思邈

徐節婦贊

海虞徐文學閒之繩武南州璧衍北海鯤化未成鵬賦早就劍將飛而火折松未老而霜彫行道憐才固已心惻同室重誼應倍恒情厥儷某媛實稱節婦撫遺雛而呱呱擁樹承家嚴而兢兢載星俎豆弗憚于卜居脂澤永捐于對鏡盖律之秦青而允協擬之梁高而無慚固已列之彤編且當登之郡乘是以月旦成于鄉舉綸綍煥于王言樹百里之嬪風肅千齡之廟食生必不愧幽明俱榮乃作贊曰嬅嬅徐君膠庠逸羣皜皜某媛是齊令芬鳳雛雙舉鸞鏡中分偕瘞將卜九原既康匪獨兩孤二尊在堂截髮矢志煢煢未亡薑桂之性老而不遷水蘗之操窮而益堅始終

一節幾四十年使者觀風延問海虞昭昭令譽上逮天衢綸綍旣錫廟祀典俱絃歌教化夙樹典刑瞻彼蒸祠足慰坤靈川雲山木千秋德馨

錢子耕像贊

温乎道味瞻其光霽淵乎經笥窺其造詣韻則同乎芝蘭身不離乎薜荔操可絕乎辭二十萬之贄裘璧無忝乎覇十三州之苗裔賦湘靈則狀江上之數峯詠遶山則変天邊之一柱頳金資其陶鑄徧玉藉其砥礪四盆收于研田萬寶成于樂歲雖寓形于宇宙之中實超出于人間之世

范餘季小像贊

遙遙文正之雲仍翩翩市隱之經生後繼則得之英才之
教育筆陣則逞乎胷中之甲兵胆豫謀之有待胡祖武之
得繩益春風于四座霽玉樹于中庭旁通得乎發揮周流
尚乎中行其斯以為六虛先生

吳隱君像贊

容莊而襟席貌古而心若為季札之雲仍有季莊之天爵
忘機則海上之鷗高舉則雲中之鶴德何嫌于代醉謀何
勞于食藿寓質表于冊青將解衣而盤礴借筆下之烟霞
寫胷中之丘壑得將杖靈壽而登期頤尚可諧佇容之如
昨

王吏部祿之像賛

圭璋其度金玉其形爲惠之和爲夷之清昔也瞻依其光霽今焉想見其典刑非太史之傳神孰爲貌考功于丹青

吳黃門像賛

此都諫吳公像也公文苑之英士林之彥冀北則超其逸羣圖南而徵其匹練致身通乎仙籍安民稱于花縣在銓衡品其考最入省垣儕乎首薦持白簡則翺翔于銅馬之門伏青蒲則獻替于金鑾之殿方在野寄東山之遊正愛國懸北闕之戀胡天命之不純未中壽而懼變計丹心之未泯覩朱顏而如見雖未得圖形容于凫然凌雲之臺猶

可以識與形于盎然春風之面

周太母顧孺人像贊 有序

學者考信于六藝詩書所稱可無辨矣高宗之于傅說初未識面夢之而肖其人畫者亦非與高宗同夢也畫之而肖其夢求而果得得即果賢此何以稱焉其亦精誠之感格有莫之爲而爲者哉顧母未病而豐既病而瘠其先後形容大不侔矣而畫者能得之于其身後自非孝子慈孫精神潛通天人協應者聞其聲音若見其笑語何以得此感而爲之贊曰

溫溫慈顏惟德之符歸于龍門誕茲鳳雛未病而豐既老

而壅歲月幾何形容以姝矧乃云亡曷貌榮枯照寫寘漠
神傳有無胡然而肖不爽錙銖降靈無術招魂匪巫筆因
神遇繪與象俱自非孝感孰致然歟華表化鶴庭樹啼烏
宜爾子孫永奉珍圖

太學嚴君道行像賛

此嚴君道行遺像也文靖公有丈夫子五人而君行第五
少而岐嶷負青雲之姿長而博通具玄成之器乃竟以足
痿不解帶中道夭折夫人之捷足或奔走于衣食或趨
蹌于權赫豈不良于行哉而碌碌不足比數乃君爲宰相
子不以門自高不以病自棄年未盈三十而學徹羣籍身

不出戶庭而博物千古其不克濟勝而神遊八極禮不煩造請而客滿四座若而人者其視捷足爲何如健翮中鎩不嫌爲儀若蘭早萎無損國香誰謂鬱伊牖下遂無可稱述哉不佞少遊膠黌嘗以估俾呈文靖荷其稱賞雖皐甫倒屣于王符不是過也迨主南都試又以不得見收而發遺珠之嘆當是時以爲不遇中之遇中心藏之矣乃聞公曉得寧馨則爲公喜已而聞君病則爲君惜今又見君之子奉君像以乞言則知象賢繩武有人又爲文靖慶乃綴之數言辭曰

翩翩公子馬氏白眉燁燁早秀寶林一枝務軀蘭桂修[illegible]

王立賦就長城書稱入室茂先博物彝鼎商周縹緗充棟架如鄴侯西京任子賢推汲鄭孝友兄弟是亦爲政桐江子陵蜀郡君平巖居川觀且與同聲社不乞德慶弗酬善幅私匪過蒼渝恒眷仁不必壽而必有後未定之天後來之秀奚短匪修何靑非祐瞻此儀容雲仍俎豆

超然道人像贊有序

此儀庵孫君像也儀庵爲蒨肅公庵川先生仲子故別號曰儀志師文之意云蒨肅棨夫人爲先慈兄女不佞幼中表之誼得侍蒨肅几杖習聞諸昆之賢而於仲君尤嚮往焉仲君以明經中式南都而左次仕途蓋非嘯傲文則敖

吹未賦而意則遂物者也昔嘗見其超然卷已僭題其端矣今觀斯像忱與刑之具在知義方之有傳遂作贊曰

矯矯仰君惟歷之儀羨擕詩禮求有餘師白眉名高青雲數奇跡寄寰中神超物外遇困道亨身否心泰偉貌修髯雲輝霧藹滔滔訓誨宛在紳帶祐啟後人無俟蓍蔡

葉諫議吳西先生像贊

先生旒靈於具區震澤之中發秀於金庭玉柱之宮弱冠掄魁而幸叨附驥中分蟠飛而無改好龍蒞花縣而甘棠遺愛入黃門而白簡生風茲將為向帝城珠樹之鶴而尚作漸雲逵羽儀之鴻任止將無同而要為士林之宗

跋

讀歐集筆記

予嘗慨宋文沿五代之弊其士 流尤 佻裂惟僻如狼子豹
孫孫林林逐逐是何等語且其惟 所謂周公平圖禹操眷
鎌傳說負版槃來築太平基者向 非歐陽文忠挽其頹波
其何底極因檢其全集讀之知是今時對症之藥及觀保
塞亂兵分隸諸州宣撫慮其生變欲盡誅之得公一言而
免二千人無辜就戮乃是莫大功德處紀載極爲分明而
行狀但言宣撫使不言何人而本 以爲夏竦爲宣撫使
日是去禍而遺根也欲以便宜誅之得公言而止而舊史

本傳又云富弼爲宣撫使恐後生變將同日誅之得公言悟而止而神道碑亦以爲富公及韓魏公作志獨畧此何參差如此

題孫過庭帖

予𥳑得過文壽承先生值其爲人作行草遂從旁觀之謂先生之書得諸孫過庭者爲多壽承笑而不荅緣先是嘗觀孫過庭真跡極力擬之也明日過許元復先生問後來之秀他日以書名天下者誰亦知其人乎元復問得非張氏子耶何以知之壽承云昨見予作書謂予得諸孫過庭者爲多固知其用心于書學不淺也夫予以片言受知于

二先生今二先生化去者殆三十年而予書尚無以副其望閱此帖能無厚顏計嬰能之于此帖必如壽承之閱眞跡然定其十襲之也

跋履吉尺牘

此雅宜先生登歲眞蹟也先生弱冠籍甚屢校試輒高等其闇督學使者案臨定且欣躍伎癢而乃爲驚怖之語可見前輩敬愼如此若彼漫無以應之而爲大言以欺人者視此可顏厚矣後稱表叔而不及別號愈見謹厚蓋一尺牘閒可覘士習然則肇明之裝潢珍襲之不獨以書法之妙已也

跋張文學金陵十景卷

張高明元粲爲陳白陽先生宅相得其遺法且時有淳于斗石之興春風沂水之樂無俟解衣盤礴而天眞爛發時于毫端見之此金陵十景尤其得意之筆金陵子所熟遊一披閱閒不覺神馳也

炎陵陳氏族譜跋

語云靈芝之無根醴泉無源然則族譜其亦可以已乎不知同姓異姓于是焉別大宗小宗于是焉考甚矣族之不可以無譜也炎陵陳氏肇自胡公支分派接綿綿奕奕亦云盛矣乃先生分教吾邑兒曹出其門屬予題之漫爲識此

題牽蜀圖

牽蜀非盛典也曷爲而圖亦儆也此圖本宋人名筆有惜其斷爛者請賞文爲之臨摹十日一水五日一山圖成遂令昔圖得以壽于人間譬如今年花落明歲復發形色氣韻種種逼眞且不復有斷爛之歎眞可寶也噫安得後五百年復有善臨摹如賞文者使此圖永永傳世垂儆不窮哉

題文太史雪景

畫家淺色視青綠難雪景視淺色尤難何以故彩色易于眩目而太素難于美觀也此圖山迷徑絶莽深澌咽蓋已

運渠園于舟上貌瀰橋于毫端懸之座上雖溽暑煩蒸亦可置人于秉合玉樓光生銀海處矣噫是惟能以素爲繪則爾誠宜登之瀛嶽舫中

題服卿花

韓子云客之論畫以犬馬最難鬼魅最易張平子謂畫工惡圖犬馬而好寫鬼魅即有不類無從致詰而犬馬則人所習見也若花木亦然故雖開落有時而狀貌無改人之可指而名非可以意想影捉者服卿爲花傳神已得其三昧不獨似之而已具眼當自得之

題淳化帖後

淳化閣帖乃名家高手奉旨摹勒不計歲月所費故號稱精絶當時分賜大臣者不多藝林苦於艱得乃有翻本翻本漸多而惟泉州本爲得衣缽然亦有四十二種此本則崑周六觀氏所藏墨氣古潤而紙皆潤文其爲宋搨無疑眞可驗乘閣帖盖無侯銀錠文而結構處多與今本異固知爲泉州上上本也六觀自賞鑒家宜其裝潢十襲之矣

題趙書中峰和尚詩

予嘗見趙文敏手書二管夫人手書一皆與中峰和尚者計中峰爲緇流中翹楚自有可尊禮者在耳此卷淨土偈詩爲中峰所作而文敏爲之手書且跋語鄭重非偶然者

令之緇末必中君而士夫好奇者每爲所惑多爲之稽首禮拜而不以爲歷豈亦浮慕文敏而與趣者耶

跋蘇李泣別圖

李少卿云吾已胡服矣至送子卿則不能改得無厚顏乎子卿丁年使虜皓首南歸貞心壯氣俱可想見至黯然銷魂之意有不在黃沙烟草間者信非高手不能作也

跋唐祝二志後

履吉先生楷楷直入虞永興室二志尤其用意作可與破邪論並傳希哲子畏二先生爲吳中前輩名流俱有晉人風度合二志以成帙俾一展閱如神交三君子間可喜也

希哲長于子畏數歳而裴潢之序則以志之成為先後云

管氏族譜跋

管氏世居包山其姓嘗四分居嘗二遷分則易姓遷則易志向微賢子孫則鬱鬱佳城鮮不鞠為牧壤矣今管子業寄于君平而志超于永叔其人不足尚哉于此重有感焉

跋江大理撰蔣恭岳志後

始公鼎草之將瘞其先大夫也志則請諸少師傅則請諸令君志光昭也適令君以陞任行匆冗未遑贅筆乃于逺久儐文逋則以志來且已梓集中公鼎謂趙璧隋珠不嫌疊見即志亦可當傳乃再屬書石俾並傳不朽云

跋吳偉漁釣圖

昔郢惲以不合于歐陽歙遂從鄭敬漁釣弋陽可見漁釣乃賢豪寄跡地也吳偉先生以抗旨瑠幾至餓死可見其人固爲氣者其寫此殆亦有意哉覽者幸勿以繪事小之

跋忠勤堂帖後

世之樹豐碑建偉碣于佳城將令人過而式焉以爲孝子慈孫之事畢矣不知過者幾何人其能摸而讀之者幾何人久之則氷雪剥蝕苔蘚滋蔓且不可讀矣今觀忠勤堂帖其書則集晉唐名筆其文則王氏世德具焉其式則與淳化大觀寶晉等帖同將使人因書而讀其文因文而知

其人播揚益遠流傳益久所謂爲法可傳端在于此中丞所爲光昭令德計者深哉

題魚𧥻傳

昔楊雄草玄嘗蒙覆瓿之譏而桓譚以爲絕倫必傳固知文章自有定價也貞觀永徽間虞褚以書顯家後莫能繼薛稷因外祖魏徵所藏二家手筆銳精臨倣遂能成名然則書名豈容無因而致哉去奢魚𧥻一傳辭古意玄可與解嘲劇秦頡頏而虞卿之書亦宛乎有蘭亭家法二君豈即子雲嗣通之苗裔耶固宜刻成而三吳稱二絕也

題智永真草千文帖

智永雖緇流而能以其面壁苦工從事書學遂爲當時所重可謂不替箕裘矣其視登高說法演教聚衆者又別是一科也昌黎所謂墨名而儒行殆其人耶偶閱徐氏所藏眞草千文佳本漫識其後

題朱殿撰爲徐季恒書

昔君典太史每入吳不在小園即主季恒家且數數稱季恒雅士蓋不獨以其鑒古也元介太史爲精書諸作亦猶君典之意哉不爾何以能令書回舫中頓生夜光也

題包二令詩畫冊

鳴源包君晉江佳士也以推擇來貳吳令戴星之暇頗好

圖詠一日彙其所得裝潢成帙以寓賞鑒夫仕廣取珠使蜀載錦人情也乃所染指不在文鏹貨布而在册青翰墨間他日遷喬而行當令宦囊與米家書画舫埒時侈于人曰吾今吳所得者止此不可以占雅致乎

跋唐解元画卷

唐子畏先生自薊門鎩羽歸隱居桃花塢寓興繪事師事周舜卿而實青于藍初試筆作五月江深小幅沈啓南翁見而歎賞題其上曰老夫開眼見荆關固知逸群之才落筆便爲前輩推重也此卷凡十六幅幅各有致可謂短長肥瘦各有態飛燕玉環俱絕倫矣具眼當以十五城視之

跋漢宮春曉圖卷

嘗聞吳中有閻立本蘇漢臣輩所作漢宮春曉圖有惜其斷裂非復完璧仇君實甫乃用意鬬出頓還舊觀雖優孟之學叔敖虎賁之類中郎亦不過此即使閻蘇輩幻身出世亦當與之頡頏又何必綴斷絲而輯殘本哉或疑未用毛延壽事不知正以此實其爲漢耳不然烏知不以爲唐宮耶若寫唐宮春曉亦必以太白脫靴實之

跋千文若千文

千文自智永以眞草二體傳代至勝國趙文敏書有數種雖大小不同而各臻妙境在本朝若祝京兆希哲文太史

徵仲王貢士履吉家各有書書各有致不可謂古今人不相及也文若此書得非與之頡頏者哉文若嘗與予論書注意虞褚固知臨池自有彀率不獨師心而已宜後進好事儒者勒之貞珉以永其傳也

題程彥明印譜

李斯篆書無出其右蓋自八字登于荆璧遂爲印章之祖迨兩漢以後無論官印私印正篆訛篆率昉于此予少負此癖與文國博壽承許太僕元復王考功祿之三先生譚之未嘗不移晷也三先生往矣代不乏人而後來之秀乃有程君彥明觀其所刻綽有古意足追前人第今及見三

先生必嘗許可若予則學書學劍一不成者焉足品題彥明

跋孫內翰畫記

蘭亭蓮社莫不有圖亦莫不有記然于風化無當也此記記圖見敦睦之義焉見孝思之感焉予故不靳為一書書不足重記庶後之人有重斯記而并重予書者

題捫虱圖

桓溫之北征也王猛謁之意必為所鑒而首問西秦豪傑未有至者夫西秦豪傑非猛而誰溫之不知猛即此一問見之而猛之捫虱目中已無溫矣圖得此意故為表之

題文德承效子昂溪山閒適圖

德承爲文太史兄子雖業儒而尤精于繪事且喜高自許可有所嚮求則不與不求則與之風盖逸品獨行士也此溪山閒適圖全祖趙文敏法第令無款字實可亂眞德承亦慮及此故效宋人于中段着款俾難割截庶可自立門户不作叔敖優孟然氣韻手神已逼文敏雖謂之眞趙筆可也賞鑒家無以東立忽之

題文太史雲山

右雲山五幅雖長短大小濃淡不同然皆文太史用意之筆或倣巨然或倣董源或倣二米各有意度昔人有雲山歷歷看皆美此圖若爲傳矣畫中有詩信夫

題正楊後

客謂正楊一書似陳氏與楊相攻擊予曰不然何休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而鄭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由是休有操戈入室之歎今固不嫌于並存也故古人有反騷又有反反騷亦各紓其意見而已丹鉛一書足廣異聞而記憶之誤亦誠有如陳所言者顧無正楊則丹鉛足以益人而亦足以誤人有正楊則丹鉛不至誤人而自足以益人是正楊固楊之忠臣也正之庸何傷

題放榜圖

此卷初傳爲金門放榜圖今老于場屋者見之未有不談

原缺

跋沈啓南春江送別圖

此圖信手點染若不經意而城隅花事江干祖色宛在桑皮一幅昔人謂筆隨人老信矣在效顰者便成草率安得有蒼然之光如此哉盖雖十日畫山五日畫水亦不加此

題周懋夫画卷

懋夫白描得李伯時筆意大爲唐文諸公所推重惜天不假年流傳絕少故得其片紙可當拱璧此卷凡三種一邀月一對書一撫琴覽此若置我于六逸七賢間也

題彭孔加楷書卷

孔加先生隱居食貧嘗册辭憲薦一謝相辟誠今人而行

古之道者其詩文皆尚平正而尤精于楷書此皆書與陸公子傳者前紙送袁公補之王公祿之會試後紙游惠山諸作也詞工書楷足稱二絕一展玩間前輩風流恍若對面語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茲不可謂典刑之所在耶

題瀘川石硯

按硯譜但言歙石與端石此外則臨洮亦佳而硯譜亦無之其餘不足採矣今始見有瀘川石其質如端而潤其色如歙而碧綠見者絕少故不爲譜所收夫瀘川即伏波所言飛鳶跕跕墮水中處也武侯謂五月渡瀘亦言瀘之不易渡也夫渡之且難而況採其石乎採之既難故見之益

少此硯爲秀義人所保而涪翁識之涪翁乃黃公魯直謫涪州別駕時別號也予恐後之人不知瀘川之貴重又不知涪翁之即山谷老人故爲劂黎而函之因爲之表云

桃園圖跋

桃源一記未必非淵明寓言也乃摩詰遂以爲仙亦想像云爾而宋人諸作則立論愈下可無作也予舊見趙千里青綠長卷于徐氏後爲有力者所奪主人恨甚太史復用其畫法作一卷以慰之設色多用重青綠蓋本于此其後惟實甫能亂眞而見亦罕矣予文蓋胸中自有桃源者故桑麻雞犬別成世外景象無所事臨摹也

刻大石聯句跋

聯句自石鼎鬭雞以來無詞人勝集在在有之然多以險韻相苦殊乏自得之趣此吳文定諸公遊大石作也諸公皆吳中表表人物而李太僕書猶稱清瘦通神所謂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此焉在矣地官王公爾章以督課使吳官衙去大石數里而近公餘遊觀偶見此書于顏垣砦薜間惜其湮沒倣元凱之意鈎勒而翻刻之不獨以其辭翰已也允哉可謂好事儒者

跋存菊卷

此卷存菊圖乃衡山太史少年筆故款仍舊名其秀潤精

請殆非勝國名家所及卽太史筆亦画中蘭亭也㓂復有桂侍御為之記祝京兆為之解六如諸公之述咏文吳二公之篆隸開卷閒如入山陰道中應接不暇豈達卿父子當時亦為吳中所重耶達卿之思親猶爲諸公所重耶不然而何隋珠楚珩兼得若此夫王氏之菊存否不可知而此卷已不能存則賞鑒家自當代王氏存之而已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其是之謂哉

桂子兼卷跋

桂子鍾吳中醫家也其閭未必甲于吳以客邇太史家時爲名派所過故吳中有園之名其桂亦未必甲于吳也以

植于杜園而歲爲諸名流賞燕故園有桂之名斯圖斯桂得之于卜隣者良多矣此卷自文祝二公而後若二王諸袁皆一時賢豪其他若許宗諸公雖非吳人而亦海內表表者先後賡和與花爭馨披圖閱詠若置身于金風玉露中雖左手持螯右手持酒杯其樂何以踰此豈必追其餘歡承其緒論哉

題酉室花草

先達有懸車解組者或求田問舍或選伎徵歌或栽花疊石鮮有以翰墨自娛者祿之先生以吏部在告閉戶端居絶迹公府明窓淨几惟以書畫自課爲事起廢不出而老

于泉石若而人者今豈易得哉此卷描寫光景可以想見
其高致矣予嘗覩其几杖荷其許可每覩遺墨爲勝懷賢

手臨黃庭經跋

予少好學書老而方解可見書學之難如此第今此書在
右軍之門不知可許入室否覽者毋謂迂叟效東方生高
自稱譽也

題赤壁賦後

謝氏編文章軌範以前後標二賦上豈七月之遊豫知有
十月再遊而謂之前乎及予所見蘇長公眞跡則前已斷
落二行不知有前字否近予書此二賦并識此意寄御史

大夫姚江孫公于白下公答書謂所藏東坡集元無前字惟後爲有後字且以予末數語足証俗沿之謬始敢自信

題范忠宣公誥命

忠宣忠貞濟美爲三吳光五百年來綸音宸翰照耀如昨語云德盛者光靈遠信矣不佞行年八十而好德之心不衰手爲裝潢俾得時一奉瞻以寄仰止之思云

跋郭河陽關山積雪卷

郭河陽初宗李營丘而後多師心然聲價不下營丘云此卷關山積雪圖不出生綃六尺而雪態萬狀觀之令人寒欲起栗盖不俟詠來思歌黄竹而孟之灞橋韓之藍關飽

然在目矣

跋文太史摹大米烟江疊嶂圖

画家以景象勝者易于臨摹惟以氣韻勝者難于彷彿予不見大米烟江疊嶂圖而得見文太史臨本則知太史固先着一大米于胸中而濡毫染素特寫胸臆耳第令大米見之且嘗拍肩呵非其人其可易易學步哉

跋祝枝山書

祝京兆作書多似是倩而自許可意在穢人故每出入晉唐宋間未免弄一車兵器然亦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此卷乃其真跡也後之麗者不過效顰西子學步邯鄲烏能及

之

跋王雅宜書

履吉先生專志慕古後得見宋搨虞永興破邪論遂極力效之竟洗脫早歲蹊徑直入其室此書雖離騷經乃其得意之筆也蓋離騷爲詞賦之祖太史公謂之好色而不淫怨誹而不亂可與日月爭光若此書獨不得與離騷爭光乎

題趙承旨書其先侍郎阡表

趙文敏書直入右軍之室此書其嚴君阡表尤其用意之筆乃文敏之蘭亭也計必將入石而有數字之訛故爲易而置之其謂摹本者誠謬矣第令當時俾茅紹之輩運鐵

筆而登之貞珉榻以松烟傳至于今亦足寶玩矧其親書哉惜索題主人急于解維不得借玩信宿良用悵怏故識而歸之

題周撫臺畫册

右斗方二十種皆宋元名人筆也其間山水動植畫法不同或以秀潤呈妍或以勁古標奇要之各臻妙境開府周公所家藏也公自臨川携以至吳每清暇輙出以爲怡神養心之助非獨玩物而已公留心民瘼不自逸豫若禱雨則步行亦曰而甘霖隨應勸懲則相機立斷而萑苻肅清凡此之類亦云焦勞胼胝矣而所怡悅者不以芬華靡麗

而僅僅止此則公之以勤儉淸愼錫福于吳又不可考見哉

清明上河圖跋

淸明上河圖原本乃宋張擇端筆也舊藏玉山顧氏客有欲衒之者携至玉磬山房求鑒定于文太史不佞時亦在坐升一見之此後竟爲有力者所購一再易主聞今已歸之內府此卷爲盛子昭所臨本來面目纖悉具備意雖優孟學叔敖亦不過此蓋無俟踰牆摘𦢊而中原風土人物宛在目中矣子昭在勝國其畫品幾與趙子昂錢舜舉埒殆非尋常畫家而已則其摹寫之惟肖固宜

周舜卿畫卷跋

周君舜卿爲陳季昭弟子已而遠師李唐盡棄舊法回遂出季昭上所謂青出于藍而青于藍信有然矣夫以淳于意之明智必遇乘陽慶使去其故方始得顯名今舜卿乃能自得其法于斷楮殘緗間無俟面命而直入其室豈不難哉

題謝公遊東山圖

唐人詩云謝公自有東山妓金屏笑坐如花人不獨唐人詠歌之而宋人復措寫之晚近代復從而臨摹之豈徒浮慕其風流甚矣哉蓋謝公高標偉烈自是可愛可傳耳若嗣宗之醉臥當壚少婦側若仲容之追姑婢與累騎而還

非不可詠可圖亦奚取焉

題唐解元畫卷

昔人謂詩必窮而後工愚以為不獨詩有之畫亦有焉子畏先生韶年發高科名且籍籍一旦為同年所累遂罣吏議歸卧桃花塢寓意丹青推重同舜卿與相師友而駸駸出其上當時前輩沈啟南先生有老夫開眼見荆關之句益重之也此特其一班耳在賞鑒家自宜寶之

題文太史西苑圖詠

文太史以陳撫臺特薦拜官內翰時惟李子雲承從偶與同館諸賢為西苑之遊欲圖其勝命雲承作粉本若王文

考魯靈光殿賦此幅其大都也至十詩尤用意之作每爲人書之而此書更號五合一展卷間令人馳神於金鼇玉蝀間無憂天風引舡也

題六觀和尚寫經

予素罕方外交若乃寫經精進如六觀者則聞之毛肇明云肇明予所敬信故雖不識六觀而聞肇明之言如識六觀雖不親見六觀寫經而聞肇明之言則若目擊六觀寫經也夫寫經多寡檀那罕有以禮誦之入者果爾卽千百卷亦俱是露電泡影夢幻何益之有今惟齋心精進出自一人而所書如是之多閱歲如是之久則其功德當何如

後之善男子善女人見之自當持齋莊誦

跋文太史大雲庵真蹟

文太史此碑紀勝與述興廢語語實際具見典雅非若長沙金像等碑專事駢麗而已且書法翩翩天真爛若可愛可傳有能鐫鈎細填并陸璽張題額登之貞珉足為庵中勝跡不無俟于後之好事者

跋絶交書墨蹟

此嵇叔夜與山巨源絶交書而王逸少書或以為李懷琳書果為懷琳則書尾不應有梁年天監字身非魏公辯戈其為晉為唐不敢必大都書中腴采也舊曾見宋搨石刻

本云自戲魚堂來卽休承摹入停雲帖中者已具本來胡意其眞蹟之尚在人間也蓋刻本卽佳不過開立本寫眞得其皮肉未必得其骨髓也惟閱眞蹟若身親見其濡毫染翰千餘年來神韻具足煥若日星不啻長康傳神而已督學公海內冰鑑以卷歸之亦云得其所乃致遜讓欲令察其人可與者與之固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也楚弓楚得之語信乎陋矣昭陵千古英辟以愛慕蘭亭記而命蕭翼賺取必令出之秘房登之天府而後已得毋之所好樂而辟焉者乎其視公用心何如哉戊申初夏華得快覩并識所感

補題趙承玄無甚高論後

昔賢謂荀卿好爲高論而不顧故其弟子祖其意而卒習其說承玄是編因理學諸名家性命之說而參以玄釋恐後人疑其高遠而難知也故以是命編以明其非非常可喜之論其用意深矣哉

王文恪公手書跋

此王文恪公守溪先生詞翰而拙叟亦其別號也嘗聞前輩述文恪論書以爲瘦勁方通神觀此亦可見矣明府祁公之令長洲也冰蘗之聲孚于上下而且以文學飾吏治故凡交際者不敢以幣帛溷而多以文畢此王文學以其

先人遺筆進也明府素重公德學而尤以此爲文獻所存故拱璧視之而命識其後第令文恪有靈亦當爲含笑修文矣若其詞賦之妙當與何房宮壘驅爭先非後生小子所敢論贊也

高卷跋

高使君之督課滸關也余雖未嘗識面而其賢聲則耳熟矣大都不屑屑于文鏹朱提之出納而獨眷眷于吳山越水之明秀故旣行矣而復托諸繪事裝潢長卷以當臥遊其高情雅致可想見也予雖吳人而于諸名勝未能閱歷蓋足跡所曾至者十無二三而所未至者十嘗七八乃得

于卷中臥遊則亦不可謂非使君之惠我也因題其杪以謝

瀛洲卷跋

瀛洲圖圖天策府十八學士也按圖而一時文物之盛可想見矣顧蔡京何人而敢雌黃其間哉京人品無論房杜晉壤且在許敬宗下乃肆為大言所謂居之不疑者非耶彼自侈數伍以為可為卷重而不自知其疥此卷也己酉中秋前一日甯宇張文携以示予擬刪蔡跋予謂詩三百篇勸懲俱存春秋一書褒貶並列固無妨其存之智在識而歸之

又登瀛圖卷跋

唐太宗爲秦王時開天策府延文學之士一十八人羅而致之幕下濟濟極一時之選當時有登瀛之名若房杜褚薛諸賢雖終身事業修短不同而鈞之在十洲三島間矣至義府敬宗是自墮落溷中不可同年語也觀此圖知李斯如鼠之論豈偶然哉圖仝効趙伯駒秀潤可愛一再展玩湯識

王仲篪冊跋

大司馬王公爲成弘間名卿茂著勲績三四傳來枝葉寓流吳門未有顯者焦太史憐而卵翼之始得補博士仲篪乃

讓其兄子而獨保　先朝誥命名公詩翰遂令王氏青氊仍為舊物魏公遺笏不墜於地其賢可知矣今人有印纍纍綬若若者但知患得患失視上世寶綸耶若堂前燕子任其來去以若人較之仲篪其人品之高下豈可以人爵之有無相提而論哉

海天落照圖跋

嘗讀木玄虛海賦以為朝宗之地萬里無際不但非足跡所不到亦非聲氣所及也迨觀李昭道海天落照圖則意其嘗泛之客星之槎御茂嘗之風挂謝傅之席登幼安之舟而於世所罕見者得之於目擊耶不然何宇外之景象能

兼收於丹青絹素間如此此卷舊藏吳中湯氏嘉靖間爲有力者所奪乃倩仇君實父臨摹湯卷既入天府見仇之臨本猶見湯本焉晉人所謂煥若神明復還舊觀者端有在矣今仇本歸王君君爲文恪公孫世其賞鑒年踰杖朝而雅好不衰將新之裝潢屬予題識於此

許覺甫迴紋詩跋

嘗觀蘇蕙織錦迴紋之作以爲含英吐華不獨文士有之女子亦有焉及閱覺甫之作乃不意蘇蕙而後復有握椽筆者與彤管中人炫奇競麗也昔李長吉事若吟得句卽置錦囊中而太夫人有嘔腸之憂今覺甫不屑其易而獨逞

其難縱横大小規圓矩方技之所得無不如意遂令蘇蕙不得專美於前不惟貽大夫人憂且令蕙生入宮之妬矣

王母獻壽圖跋

歙之汪氏有母曰劉壽躋古稀而神王若壯蓋松栢之操晩而益堅薑桂之性老而彌烈矣膝前雙鳳出處不同而有如蘭之美庭下群孫長少成列而生玉樹之輝岡陵之美秦與綸綍之恩有待蓋無俟駕周穆之八駿下漢武之三鳥而若追隨於王母之側遊遨於瑤臺之上矣因題之以爲左券云

刻袁學憲祀鄉賢移文跋

原缺

曾望先生德學並茂爲吳中典刑上下交孚移文傳信撫
侯贊論矣雖白居易之嗣不逮而司馬遷之書有寄王潤
敬承其遺矩陽元興感於寒泉爰因輿論垂美貞珉謬托
毛錐寫懷梁月庶爲纂郡乘者先驅祀名宦者左券云

題青林高會圖

潤之圖諸名流而以憍叟則其貽如寫群鳳而廁以海鷗
野鶴殊不類也第諸公半未識面得於此圖少慰神交亦
甚幸矣

紀夢寓題金山圖上

辛亥冬夜夢與客言詩不必求全有一句者若滿城風雨

近重陽有二句若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是也至若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豈非佳境乃足以城市醉曛曛二語便掩瑜多矣始知意與不到不必無補狐也坐上一客攘袂而起曰此詩初題金山寺壁壁粉墮缺處失去結句不知何人足成之遂兩設傳原詠是安能逃世諦長此挹清芬也因歎賞而緊隨紀書其端并為張君辯誣云

題後漢書後

史家班不如馬范不如班不啻雁行而已乃范於節烈諸賢不能表揚而列作獨行既可憤歎且以否伎謬悠之事

列於隱逸之前尤為不倫惜老耄不得改正之姑記以俟後之董狐